

乐读

编者按 丰子恺，桐乡石门人，中国现代漫画事业的先驱、散文家。很多人认识丰子恺，是从他的漫画开始的。其实，丰子恺的散文平实、生动、有趣味、有深度。正如郁达夫所言：“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，殊不知他的散文，清幽玄妙，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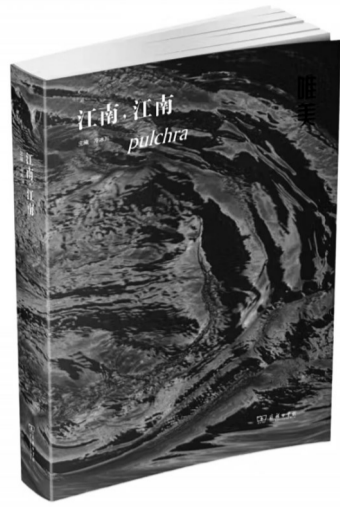
1946年，丰子恺经典自选散文集——《率真集》初版，展现了他在散文方面的造诣和风采。为何命名为《率真集》？丰子恺自谦道：“此等文稿，虽不足观，但皆出于率真。”70多年过去了，这本书没有过时，历久弥新，在快节奏、多选择的现代生活中，更显其独特价值。

今年是丰子恺逝世50周年，一起走近“对万物有丰富的爱”，所以“率真”的丰子恺。

# 丰子恺：人生难得是率真

新书

## 江南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



### 《唯美：江南，江南》

冷冰川 主编  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
《唯美：江南，江南》邀约了六十余位中国当代文艺大家，包括金宇澄、朱青生、毛尖、童寯、逢小威等著名艺术家、文学家、建筑师、摄影家，收录了各位名家关于“江南”这一主题的文字和绘画、摄影等精美艺术作品，在文字与画面中勾勒出江南的独特风情。

我喜欢江南。但有骨的江南，才是真江南，我还写不出这种骨。江南是每个人的。她有诗的“难忘的言语”，美得一丝不苟，但“江南”也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推心置腹。我三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江南水边，之后我天南海北地走着，但不曾在哪个地方醒来，我首先想起的是溪流里的梳洗；这种画面经验是童年留下的，但哪一段连着哪一段，我也费心思；江南简单又浓郁的人文、方言、水、桥、烟雨远钟的乌托邦节奏和春风雀跃眼神清澈的姑娘……最妙的江南会写诗，但也只有那种“心”才是诗人。本来如此，一向如此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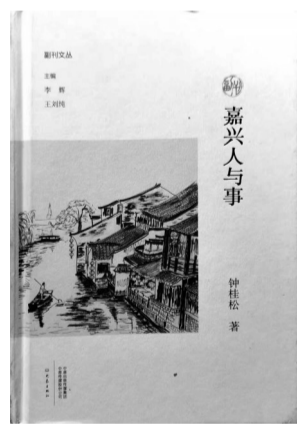
另外关于江南的好文字够多了，就让我偷一次懒，用江南的意象词做一次编者按吧。

比如采莲，疏影，落梅花，暗香，醉花，听雨眠，月色雪色之间的桥，白梅，雨丝，柳梢青，灼灼，依依，莺莺燕燕，青石台阶，杨花锁垂柳，竹篙，三月，坐桥上相爱，墨染人家，亭榭，古屋掌灯，绯色，乌篷船，古寺钟声，清风层叠，雨中花慢，风月无边，杏花，丁香，淡墨，雨巷，碧玉，醒三春，断桥，东山水间，二十四桥明月夜，菩提思，一席梦，青山隐，水迢迢，竹涧，莲清如水，携琴，坐花，红入桃腮，肆意高古，檐角箫声，桃之夭夭，万家灯火，上柳梢，寄愁，一扇思窗，采红菱，素颜小河，荷叶露珠，新月，薄暮，渔樵，清幽，墨瓦粉墙，溪畔，雨蝶，云竹，耸翠，江雪，雨墙流年，润物无声，微风燕子斜，风中春树，藕花野塘，清霜问香红，水风落花空，细雨鱼儿出，心心念念，沉水熨春衫，桂子余香，踏月吹箫，故园，醉卧，一杯浊酒，蝶恋花，满地香红，烟水月婵，相思夜，两两渔舟，双双紫燕，烟里歌声隐隐，渡头月色沉沉，梦里阑珊唱一曲，纯真，落花成伤，天涯，渔米，李香兰，秋意浓，一船烟月，花低竹净无声，浮云煮茶，梧桐恨夜霜，卖酒卖花……

写着写着，好似写不完；由于我对江南的印象深刻，所以其他的“前”与“后”恍若都不存在，江南的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向我投射浓密的身影，就连黑夜本身也足够浓黑……其实，每个人自会看到属于他的那部分江南，看到不同的江南，也许有人永远不会进入江南。（节选）

读有所得

## 情系桑梓名人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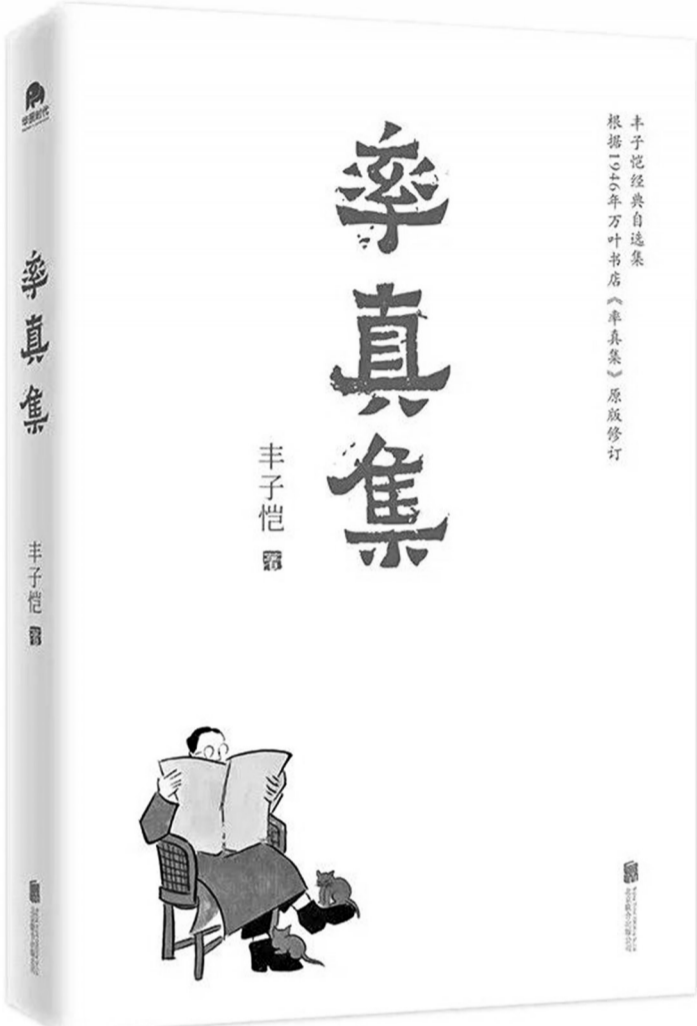


徐如松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买到了几本李辉主编的“副刊文丛”，其中，钟桂松老师的《嘉兴人与事》深深吸引了我。

钟桂松是桐乡人，长期研究地方文化名人，尤其在茅盾研究方面硕果累累。他说，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花在现代文学史上嘉兴人的研究上了，所以这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，都是有关茅盾、丰子恺、钱君匋、徐肖冰、陆费逵、陈学昭、张元济等现代嘉兴名人往事的，他们都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。这本书收录的文章，都是作者专题研究之外的“边角料”，有些是衍生产品，有些是随感随想，但都史料翔实、鲜活生动，具有真实感。

全书由“水乡古今”“名人旧事”“书海余墨”三辑组成，前两辑内容紧扣书名，后一辑虽是读书笔记，但也与“嘉兴人与事”紧密相连。在“水乡古今”中，绝大部分篇目都在写作者多次到水乡乌镇，漫步青石板街面，追忆茅盾先生的身影与往事。“唐代银杏苑在，昭明书室依稀。”记得自己初中时，茅盾先生写于晚年的《可爱的故乡》刚编进课外读本：“我的故乡乌镇，是杭嘉湖平原上的一个水乡小镇。镇子不大，但河道纵横，小桥流水，充满了江南特有的



### 《率真集》

作者：丰子恺  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《率真集》收录文章26篇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上卷收《辞缘缘堂》《为青年说弘一法师》《沙坪小屋的鹅》等，多为记叙性散文，或讲自身的经历，或陈述对亲友的回忆，情深意切，很合“率真”的集名。中卷10篇，全是谈艺术的文章，如《艺术的展望》《艺术的园地》《艺术的眼光》《艺术与人生》等，淋漓尽致地呈现一位艺术家应有的艺术洞见和率真之气。下卷9篇，收《吃瓜子》《作父亲》《给我的孩子们》等，“注意身边琐事，细嚼人生滋味”，表达了对昔日情景的依恋，“读之，觉其中亦有率真之语”。

## 给我的孩子们

我的孩子们！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，每天不止一次！我想委曲地说出来，使你们自己晓得。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。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！

瞻瞻！你尤其可佩服。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。你甚么事都像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。小小的失意，像花生米翻落地了，自己嚼了舌头了，小猫不肯吃糕了，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，昏去一两分钟。外婆普陀买回来给你的泥人，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，喂他；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，你的号哭的悲哀，比大人们的破产、失恋、Broke Heart、丧考妣、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。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，麻雀牌堆成的火车、汽车，你何等认真地看待，挺直了嗓子叫“汪——”“咕咕咕……”，来代替汽笛。

宝姊姊讲故事给你听，说到“月亮姊姊挂下一只篮子，宝姊姊坐在篮里吊了上去，瞻瞻在下面看”的时候，你何等激昂地同她争，说：“瞻瞻要上去，宝姊姊在下面看！”甚至哭到闹姑面前去求审判。我每次剃了头，你真心地疑我变了和尚，好几时不要我抱。最是今年夏天，你坐在我膝上发见了我的腋下的长毛，当作黄鼠狼的时候，你何等伤心，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，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相，继而大失所望地号哭，看看，哭哭，如同对被判定为死罪的亲友一样。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，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，满满地揣了两手回来，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，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。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、自然与热情；大人间的所谓“沉默”“含蓄”“深刻”的美德，比起你来，全是不自然的、病的、

伪的！

……你们的创作力，比大人真是强盛得多哩；瞻瞻！你的身体不及椅子的一半，却常常要搬动它，与它一同翻倒在地上；你又要把一杯茶横转来藏在抽斗里，要皮球停在壁上，要拉住火车的尾巴，要月亮出来，要天停止下雨。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，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小弱的体力与智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、表现欲的驱使，因而遭逢失败。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，不受人类社会的束缚的创造者，所以你们的遭逢失败，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，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决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，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，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同例，所以愤愤地哭了，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！（节选）

## 漫画创作二十年

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仿称为漫画，如果此言行得，我的画自可称为漫画。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，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，断断续续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的时代，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，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，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欢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

段，或其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他抄写在小纸条上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想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塌了那张画。恍悟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。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，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

缺乏艺术趣味的人，看了我的画惊讶地叫道：“噢！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

有眼睛！”“噢！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漫画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，便是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。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物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”（节选）

## 蝌蚪

每度放笔，凭在楼窗上小憩的时候，望下去看见庭中的花台的边上，许多花盆的旁边，并放着一只印着蓝色图案模样的洋磁面盆。我起初看见的时候，以为是洗衣物的人偶然寄存着的。在灰色而简素的花台的边上，许多形式朴陋的瓦质的花盆的旁边，配置一个机械制造而施着近代图案的精巧的洋磁面盆，绘画地看来，很不调和，假如眼底展开着的是一张画纸，我颇想找块橡皮来揩去它。

一天、二天、三天，洋磁面盆尽管放在花台的边上。这表示不是它偶然寄存，而负着一种使命。晚快凭窗欲眺的时候，看见放学出来的孩子们聚在墙下

拍皮球。我欲知道洋磁面盆的意义，便提出来问他们。才知道这面盆里养着蝌蚪，是春假中他们向田里捉来的。我久不来庭中细看，全然没有知道我家新近养着这些小动物；又因面盆中那些蓝色的图案，细碎而繁多，蝌蚪混迹于其间，我从楼窗上望下去，全然看不出来。蝌蚪是我儿时爱玩的东西，又是学童时代在教科书里最感兴味的东西，说起了可以牵惹种种的回想，我便虔诚下楼来看它们。

洋磁面盆里盛着大半盆清水，瓜子大小的蝌蚪十数个，抖着尾巴，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，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。孩

子们看见我来欣赏他们的作品，大家围集拢来，得意地把关于这作品的种种话告诉我：

“这是从大井头的田里捉来的。”  
“是清明那一天捉来的。”  
“我们用手捧了来的。”  
“我们天天换清水的呀。”  
“这好像黑色的金鱼。”  
“这比金鱼更可爱！”  
“他们为什么不遍地游来游去？”  
“他们为什么不不变青蛙？”  
他们的疑问把我提醒，我看见眼前这盆玲珑活泼的小动物，忽然变成一种苦闷的象征。（节选）